

浮世绘

我们曾经以为两个人在一起的惟一原因是爱,生活却总是告诉我们,爱不仅不是惟一的原因,有时候甚至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理由。倘若我们缺乏正视内心、接受改变的勇气,对于习惯的依赖就会完全吞噬对于真爱的

渴求。

——艾小羊

无论多么不重要的一件事,只要乐在其中,都会获益无穷。

——查尔斯·达尔文

家庭权力

调色板

亲人关系

■李轶男



她坐到我对面,告诉我必须要离婚。我问为什么,她说:他从不关注我。根据?当然有。

他一年360天做饭,却没有一天做她爱吃的东西,甚至会做出韭菜炒白菜这样奇妙的搭配;他从不哄她,总是逼她奋斗,最后她成了女强人,他却一事无成,干着每月3000块的营生。她介绍工作给他,他消极怠工,不愿尝试。

然后,她遇到了另一个男人,能把饭喂到她嘴里去的男人,在地上晚班时等他4个小时的男人,想着法子陪她玩儿的男人。这个男人的出现使她身为女人的潜能发挥到极致,她变得爱皱眉头爱撒娇,眼神迷离身段柔软,似乎一天也不愿与他分离。

离婚,成了她唯一的选择。她并不怕把选择公之于世。与他生活的二十几年,他都是由她的性子,即便她提出离婚,他也态度很好地说:“你可以去找,找到好的我们再分。”而她对他,冥冥中却有一丝不忍,她曾想要料理好他的后半生,重新买个房子给他,并赚足够的钱留给他。别人都说:“你對他,倒是负责的。”

她淡淡一笑。他们的恩爱,有恩无爱,只差一步。这一步,她希望他迈过去,可他却永远都不会。

她同他一起去见心理医生,哪知道在医生面前,他神情坦荡地谈着婚姻。他说婚姻就是这个样子,一个主内一个必须主外,他说她早晨出门前要把几套衣服铺在床上,他要花几小时清理她搞乱的家,他还要做饭,一日三餐,寒暑不断。对于逼她成为女强人,他有自己的看法。他说:“在几年前我发生过一次车祸,在生死一线之间我想清楚一个道理,一定要让她独立,否则我不在她身边她就会成为最不幸的人。而现在,她名利双收,光彩照人,还不都是我塑造的结果?”她惨淡地笑了:“可我,要的不是这个。你能不能真正地关心我,如果你关心我,就会探探洗脚水的凉热,就会知道我吃什么,而不是每天应付着。你能不能偶尔腻在我身上,让我尝尝被需要的感觉?你的无视,会把我去别人那里推。”

又是辩论。心理医生告诉她:有一种人,总是冷漠地对一切都闭上眼睛、视而不见,那是因为他对幸福充满了无力感。近乡情怯,越是心疼的人越难以面对。得了这样的男人其实是祝福,只是这种福太琐碎,需要用心去品味。没有经过大的挫折,向往爱情和浪漫,当然品味不到这种福。在她心中,他是冷的,一个连亲热都不积极男人,真的值得留恋吗?经过反复考虑,她还是决定离开他,她把决定告诉他,他也没有半分的意外。

很快拿到离婚证,但他说需要一个适应过程,所以两人仍住在一起。此时,她与那个热情的男子感情稳定,得到双亲的祝福,就要牵手人生。她决定给他半年时间过渡,可是他心里,真正过不去的,反而是她自己。她开始考虑财产问题,发现自己不愿带走一分钱,她的钱只能交给他才放心。她又开始新一轮的谈判,反复地重申她的要求,她所要的关爱等等。他的话却还是没效果。她对他说:那证书不过是个形式,我们俩的婚姻就拆不散。她发现,他好像什么也不变,却还是牢牢掌握着她,而这,正是她不甘心的地方。

她终于还是离开了他,但把所有的财产都交给了他,当然,还有孩子。他说你可以去飞,飞得不好再回来,这里永远是你的家。她背过头去,眼泪簌簌而下。她想她终于还是没有改变他,他们的关系,只能是亲人关系。

可惜的是,没有改变他,她也没能改变自己。这也许就是一个现代女性,对自己的宽慰吧。

管它成功还是失败,那必然又是一场新鲜的遭遇。

父女俩“单飞”的那个星期天,是L大叔旁落的时候。

从屋子里瞬间安静的那一刻起,她的脑子里就展开了搜狗地图。下午5点出发,5点10分,出小区了。5点半,在三环上。差10分6点,一定到了,在换鞋。不过是节轮滑课,L却觉得这仅仅是个开始。

很快,爸爸申请单独带着5岁的女儿出行,三天。他们玩得很HIGH,白天不接电话,晚上电话终于通了,传来的却是唱歌的声音,夹杂着玩牌。L那句“对耳膜不好”还没说出口,电话就给挂了。旅行结束后去接人,L发现自己基本等同于空气——女儿愿意跟爸爸的任何朋友走,就是不愿跟妈妈走。她当即陷入了尴尬,才三天。

她也想起老爸第一次到自己的家里来。一向当领导的老爸,到了女儿家却被架空了。比如周末出行,去哪儿、几时出发,女婿说了算,吃什么、在哪儿吃,女儿说了算,老爸拿到一张行程单算是被知会了,完全没有开口的必要。

客人老爸还发现,自己只有在帮忙接收快递的时候有签单权,大多时候就是一老人而已,“还是你们有空多回家”。等过年回家,看老爸那种指点江山、激扬文字的架势,L知道,对于老爸,最好的招待不是盛情,而是让他继续享受他的“权力”气场。

家里那个掌控局势的人,会在某一刻发现自己已不再能决定什么,之前那种“非你不可”的定式,在一个寻常的日子就这么轻易地被推翻了。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主角,要挑大梁,结果却发现,没有你,世界依然在转,更有些时候,主角直接沦为观众,而这个观众能否看到剧情,还得看人家愿不愿意转播!

对于这个突然诞生的局面,有的人相当失落。这太可以理解了。好像什么征兆都没有,就大势已去了,还好像你准备好重点发言,人家却把话筒递给了别人,或留给了自己。生活中,这样的情景很多。上大学的女儿暑假玩儿消失,其实是想做一件父母不支持的事儿。父母急得焦头烂额,有用吗?女儿电话一关,回到家里事后汇报加莞尔一笑,事情通常就这样画了句号。还有,

■禾禾

14年前陪我看电影的人哪儿去了

1998年,我大二。

《泰坦尼克号》上映时,本市最大的影院门口前拉起了横幅,极尽煽情之能事。首映那天,万人攒动,我们从学校出发——那分明是一股方向一致的人流,三三两两都是熟人,还都是一对一对的。

男同学买了两张挨着的票。等待开场、剪票,跟着人流往里走,然后我俩就傻眼了。票确实是挨着的,但两个数字紧挨的座位间隔了条过道。想和周围的人换,但你知道,来看《泰坦尼克号》的大多是一对一对的。

这是我个人观影史上最特殊的一次经历:看电影时,不断两眼相望;观至冰山倒下,海水冲击船舱时,我苦于没有同伴分担恐惧;看到杰克对罗丝说“你要好好活下去”时,我一旁的女生埋在男友的怀里嘤嘤哭泣——而我呢?只能摊开自己的巴掌容容自己的脸。

在这关键的时刻,我还偷偷看了过道那边的他,只见他抬起手在前面移动,我猜他也流泪了吧。“果真是性情中人!”我暗想,放下下心来,又好好哭自己的。

散场,主题曲如史诗般让人动容,乐曲中,灯光乍起,女孩子们的红肿胀脸一览无余。

回去的路上,我和男朋友探讨了整部影片我最不解的地方:杰克临去前,祝罗丝好好活下去便罢,为什么还要让她结婚?爱情不是自私的吗?而片尾,满头白发的罗丝已然儿孙满堂了,为什么还要惦记着陈年情事,这岂不是对后来丈夫的不忠?时至今日,我已经忘了当时男朋友的回答,只记得回寝室后,和室友们继续讨论这个话题。顺着话题,室友们明的、暗的恋情纷纷浮出水面。

兰和暧昧很久的强一起去的影院。兰忍不住拭泪时,强适时递过去一张餐巾纸,还轻轻拍了她的背。回来的路上,强拉了兰的手,她没拒绝。

晴坦言,她在影院睡着了。晴是全校有名的歌星,这次她便是受粉丝之邀一起去看《泰坦尼克号》。晴大大咧咧地说:“醒来时发现靠在他肩膀上。”“那也挺浪漫”,我们点评,但晴有些不好意思,原来,她是被伟推醒的,“他说,我打呼噜了……”

室友四人,只有珊没去看《泰坦尼克号》。珊和男友都是贫困生,两张电影票钱够她一周的饭费。我们热切讨论剧情时,她饶有兴趣地听我们说着,“以后有机会看”,她呵呵笑。

14年后,我坐在影院,等待《泰坦尼克号》重映的前夕,抓起手机刷微博。

有人笑骂,14年前没删的镜头现在竟然删了。

有人惆怅:14年前陪我看《泰坦尼克

情景

你快回来 吴影/摄

老爸和儿女常常混为一个小组,对抗老妈的专制,地下活动不知道搞了多少,老妈还觉得自己才是家里的老大。真相大白之日,也是老妈失意之时。

这个阶段过后,有的人想翻牌,也有的人索性接受L老爸的煎熬,其实是想翻牌,内心有一种退居二线的不甘,这也是老人在子女家的舞台上,不能大步流星的困窘,要我说,家里可以设一个“董事长”给老爸当一下,这本身就是一种尊重,至于职责是什么,谁在意呢?他们要的是这个身份。也会有人审时度势,既然无力左右,那就平静接受吧。生活中总有一些无法改变的事情,很多家庭大事不都是这样开篇又都这样结束吗?最初天崩地裂,接着进入缓冲区,最后不了了之。不了了之是彼此都能接受的收场,因为从这儿往前推真的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,说得出来的“大”是源于脱离了惯性,丢了面子而已。

其实还有一种态度,那就是转而支持。家庭事件最常态的一面,就是出其不意。那个让人备受伤害的大事,当你回望时,会发现不过是个小小的麻烦,因为当时太过在意,所以事态显得无比严重。等你在新的局面下重新找到平衡,便会释然,不过是被夸大的情绪落差而已,相当于生活中偶尔的失重。而每个人的潜能中都有一种自我修复能力,足以去摆平它。L不再恳求直播,老公却主动转述,轮滑班的小朋友一摔倒,妈妈就扑过去,一会儿擦汗一会儿送水。L很淡定地说,那当妈的没好好收拾自己吧。老公说,那倒是。是的,L正在享受这个时间段,上瑜伽课,逛街,一本一本的书,一部一部的纪录片,那么多要忙的事,干吗要去追着别人的背影看。

大叔旁落并不是一件大事,它是对既定关系的轻度挑衅。“既定”是一种常态,因

终于知道有很多事情,不是丢掉、送走、分手、不再联络,就可以解决的了。有了牵挂,一切就输了。

——刘梓洁《父母七日》

你要知道,你的头脑、你的内心,

不是酒店的厨房,可以把里面的东西像旧罐头一样扔掉。

它更像是一条河流,每时每刻都在流动和变化。你无法矫直一条河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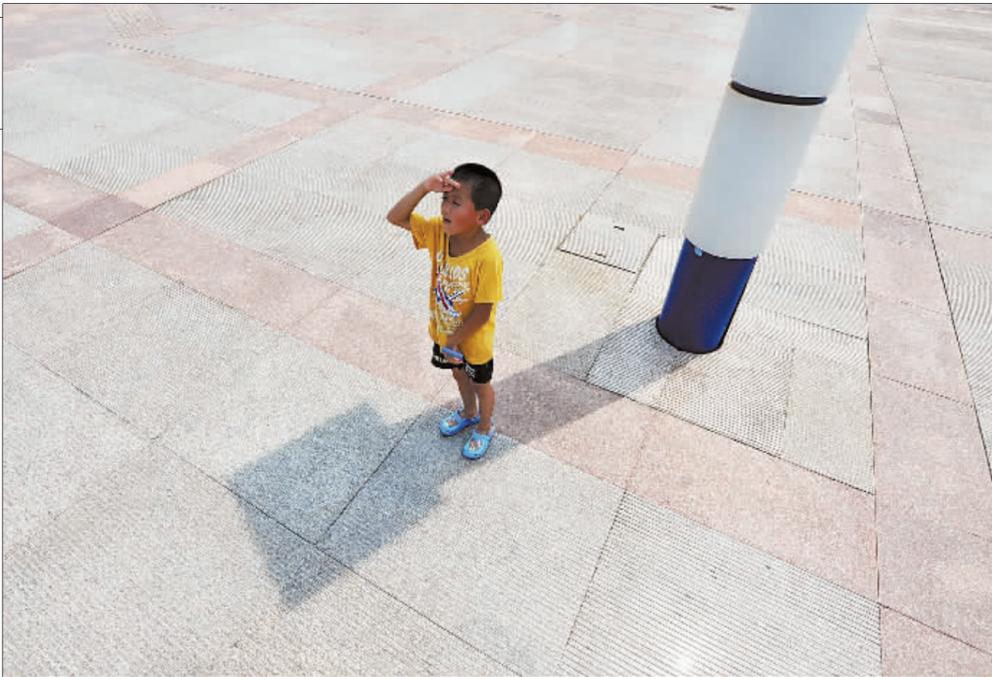
——伊恩·麦克尤恩

其实赏花不限于名胜之地,只要花开得绚烂哪怕孤零零一株,在其前下撑起帐篷,打开食盒,会有莫大的喜悦。只要有心,何须火车、电车之劳顿,可谓天涯何处无芳草。

——谷崎润一郎《阴翳礼赞》

■郭韶明

大叔旁落的开场与收场



下午茶

■林蔚

成品男 陈品男

人都说王姑娘捞到宝了。那个宝,指的是陈先生——年入数十万的金融男,四十刚满,有房有车,没秃顶没啤酒肚。这样的条件,分明就是网络热传的“小萝莉如何扑倒大叔”里的男主角啊。如今竟落到了年过三十又头顶博士学历的“王师妹”手上,可不是要给祖上烧高香么。

王姑娘笑嘻嘻地接受众多“女大圣”羡慕妒忌恨的目光洗礼,虚荣心得到了最大的满足,就把心里那一丝小遗憾暂时收了起来。

世事无完美。王姑娘手上这份感情的缺憾在于,陈先生有短暂婚史。王姑娘这种久居象牙塔的传统女性,一想到人生今后的结婚证、准生证等各种表格上,男方填的是“二婚”,顿时就觉得完美打了折扣。

为了弥补“缺憾美”,王姑娘从网上搜罗了很多心灵鸡汤式的文字,发在微博上给陈先生加分。什么“每个成功男人的脚下都躺着无数垫脚石的女人”,“好男人都是多个好女人浇灌出来的”,甚至“离过一次婚的男人是宝,离过两次婚的男人才是草”等等。

哎哟快打住吧,越是刻意不在乎,其实心里最在乎。师奶们冷笑起来,姑娘,你只想要成品男,不要陈品男是吧。

这个吧,属于早年琼瑶小说看多了的后遗症,整日幻想着从天而降一个身家清白风流倜傥貌美多金的白马王子。问题是,这世上就算真有这种仙般的人儿,也早被无数手持西瓜刀的小萝莉追杀得无影无踪了,怎会上相貌平凡家世一般薪酬大众的你啊,对不对?

王姑娘被一眼看穿了心事,顿觉羞恼,正欲辩解,又被师奶们抢了话头。其实何必如此介怀,告诉你一个事实吧,世间的成品男99.99%都是陈品男。

■毛利

文艺青年的所谓理想

女生学做招待,她说她的店里将一天24小时播送卡拉OK。

后来,我果然目睹到一片年轻人开的理想小店。那是在中国最后的一片乌托邦,大理。大理游客不多,导致物价不涨,于是慢慢聚集起一群老中青闲人。老年和中年,大多隐居山脚市井,不太抛头露面。人民路上打天下的,全是一群外省文艺青年。倘若你有开店理想,在这条南北向的小路上晃荡一圈,没准儿也马上起了要开店的念头。一是房租便宜,月租不过千元能租赁一个店面,一幢两层小屋,年租大概只在一两万元。二是风景绝佳味道十足,上苍山下洱海,中间还是一条名副其实的石板路。三是目标客户群层次不错,能溜达到这条路上的,多是充满幻想的大学生,或是小住大理的超级大闲人。

好意思退,也不好意思埋怨,于是索性说:那再点个比萨。等水果和比萨一起上来时,我保证已经快半夜时分,上比萨时,那店主照旧会说:我帮你们多放了一点火腿和芝士,应该蛮好吃的,对吧?于是尽管味道实在不对,也只好讪笑着回答:好像还可以。

你懂的,现在的年轻人,实在少有会做饭的,伊不过是通过做饭这个过程,无尽地陶冶着自己的情操。

那么,开个书店准没错了吧?人民路上有一家书店,书少,虽然有几本哲学几本美学几本热门小说,但终究摆在一起,寒碜地好像一门花拳绣腿的功夫。女老板态度倨傲,对着每一个进门翻阅五分钟,又没打算买一本的顾客,都只想发射寒冰掌一掌毙命。

在整个大理城,我只见过一家咖啡馆,装修得与众不同,既不是乱七八糟的最炫民族风,也不是刻意造作的廉价小清新,一面墙摆了两大橱书,另一面有一架小小的手风琴,几盆新鲜盆栽。老板娘原来住在宋庄,是个真正的艺术家。她这么来了一下,让所有想打擦边球的文艺青年全都黯然失色。那些一塌糊涂的咖啡店甜品店,无不在跟人揭示一个真理,文艺青年所谓的理想,最多只够装点自己的门面,远远不够填满一个十平方米的房间。

条件如此得天独厚,但这条路上,始终没能出现一家让人一见倾心的小店,倒是不少小店,进去能让你浑身起一层鸡皮疙瘩。先从下段的咖啡店说起,两家小店像孪生婴儿紧紧挨着,一家叫夜如梦,一家叫月如钩,白天看还不太起眼儿,晚上同时点上红色灯泡,一家坐着一个齐刘海女子。虽然她们都只卖15块钱一杯的咖啡,可我想破脑袋都想不通,为什么两家简陋的小咖啡馆会有小镇发疯风味?

再往上走,有一家比萨饼店,还兼营各类甜品。里面照样是拼命想跟品位发生关系的各类装饰,比如一对疑似结婚礼物的亲嘴小人,一个破斗笠,一块蜡染的桌布,拼凑在一起,除了惨不忍睹想不出别的词。如果你点一份水果沙拉,可爱的女店主会嘟着嘴说:那我出去买水果。这时候你既不